

御批通鑑輯覽

四十九

內閣文庫			
二 一 九 三	六 四	冊	漢書類
二 一 九 三	六 四	冊	漢書類
二 一 九 三	六 四	冊	漢書類

漢書門			
二 一 九 三	六 四	冊	漢書門
二 一 九 三	六 四	冊	漢書門
二 一 九 三	六 四	冊	漢書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93
冊數	64 (49)
函號	285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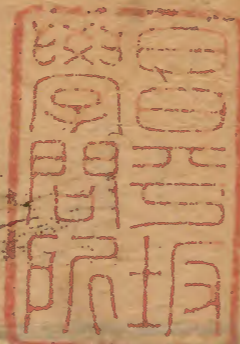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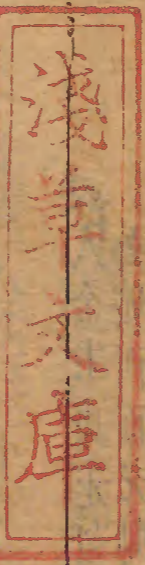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二

宋

理宗皇帝



紹定六年金天興二年春正月金主守緒濟河使完顏博索

攻衛判與蒙古兵戰大敗金主走歸德博索伏誅

金主遣使徵糧于歸德總帥什嘉紐勒繩送糧千五百

石至蒲城即春秋蒲邑注見前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

為帷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能濟蒙古輝爾

古納舊作回古方今改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德希舊作都力

戰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北岸望之震懼遂次漚

麻岡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北遣博索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

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博索遂退師蒙

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在衛輝府汲縣東金師

敗績博索棄軍東遁金主進次魏樓村在長垣縣西猶欲俟

蒙古兵至決戰少頃博索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

隄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阿里哈舊作合理等

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翼日諸軍始聞金主棄

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珠嘉塔克錫布舊作木甲塔失

不今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博

索罪殺之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齊人金主東走以外城西面元帥作亂以梁王

從恪衛紹王子監國而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以城降

蒙古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會

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

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

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

完顏訥蘇肯及薩尼雅布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

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至如是立麾其黨先

殺薩尼雅布次殺訥蘇肯及左司郎中納哈塔德輝等

十餘人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

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燕京人

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詔命為梁王監國百官

崔暹國圖象和有心
崔暹相賊王若虛
崔暹偷生繼嗣不作
文豈能俾從安身之罪
乎云好則於命之後
以暹為已任托之詞以
其不死之素實堪
命史於二人傳後稱

拜舞立自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
事侃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遂送欵詣蘇布特軍
蘇布特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蘇布特喜飲之
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蘇布特益喜始信其實
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
中親閱之口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
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
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上府為已私第取
內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
省命翰林直學士王若虛為文時元好問以左司都事
立遷為左右司員外郎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
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我姑以
理諭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曰承
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
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
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頌功德而可取信
于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
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

夏四月葬恭聖仁烈皇后

金崔立執其主之后妃及梁王從恪等送蒙古軍蒙古
布特殺從恪等以后妃北還

崔立以天子哀冕后服進于蘇布特又括在城金銀搜
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
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
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
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
以太后王氏皇后圖克坦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
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行聖公孔元措等
赴青城蘇布特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琳在

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蘇布特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
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蘇布特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孟珙擊金武仙于順陽破走之遂復鄧州

金唐鄧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伊喇瑗互相掎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帥師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其將士四百餘人繼又敗金人于呂堰在

襄陽縣北今有驛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磴山

在南陽府淅川縣東縣令李葵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伊喇

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于

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

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高之從之

五月金富察固納少充忠孝軍萬戶按固納幽其主守緒

于照碧堂在歸德府城南舊城上六月固納伏誅

先是富察固納作亂殺元帥什嘉紐勒緝又殺左丞相

李蹊等時蒙古特穆德克圍亳州且遣兵薄歸德民

固納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固納積忿遂作亂執紐勒緝殺之又殺朝官李蹊等

三百人以兵入見金主曰紐勒緝謀反臣殺之矣按特穆德克舊作忒木解今改金主不得已

以固納權參知政事後固納又襲敗蒙古特穆德克軍

于亳州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固納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固納因其母以計請和固納乃私與特穆德

克言欲劫金主以降特穆德克信之還其母固納乃日

相往來講議遂與金主密定斫營之策因五月五日祭

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固納率忠孝軍乘夜徑至特穆

德克營腹背攻之特穆德克軍大潰固納盡焚其柵而

還真拜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至是益暴橫居金主于

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曰悲泣語近侍云

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此奴所困

耳于是內侍局令宋珪本名齊諧燕人按齊若舊作乞奴今改奉御鈕帖

祿溫緯舊作女笑烈完出今改烏克遜愛錫舊作烏古孫愛實今改等密謀

討賊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

窘會蔡息陳頴等州便宜總帥烏庫哩鎬本名喀喇東北路招討司

人按喀喇舊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

決諭固納以幸蔡固納力陳不可至于扼腕頓足意趣

叵測因此號于衆曰敢言兩遷者斬衆以固納為無君

諷金主早為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溫

綽伏于照碧堂門間固納進見溫綽從後刺其肘金主

亦拔劍斫之固納中劍投城下以走溫綽受錫追殺之

忠孝軍聞變皆擐甲溫綽誦金主親撫慰之于是金主

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蒙古取洛陽金中京留守強伸死之

金主以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行總

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伸力戰蒙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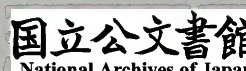
御批通鑑輯覽 卷之九十二 宋理宗皇帝

稍退。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仲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塔齊爾。一名布展，勃勒呼從孫。按塔齊爾，舊仲作塔察爾，布展舊作倂蓋，今並改。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誇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仲不從。左右持使北而仲，拘勁南向，遂殺之。

金主守緒走蔡州。

金主留元帥王璧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

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于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泣。金主亦歔歔，遂以完顏呼沙呼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庫哩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字正卿，霸州益津人。權參知政事。富珠哩舊作字木魯，今改。小洛索時有大中小三洛索，皆內族，以其名同。故各以長幼別之。簽書樞密院事。呼沙呼有文武材，事無巨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呼沙呼惟深



賞必由中罰任其責更有
歸善任怨之道使金主早
為信用俾得盡其兵國勢
未必遽至潰敗而不可救
書一軍陣端同心贊助正
當倚以為左右手顧乃聽
議疎遠致其憂積成疾金

卷之九

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頗集。
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見山亭。在汝寧府治前牙城上。
為遊息之所。呼沙呼切諫。乃止。呼沙呼定進馬遷賞格。
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
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饒。幾于罵詈。呼沙呼憐德杖之。金主諭呼沙呼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呼沙呼對曰。時方多故。謀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雖陽之禍。豈獨固納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庫哩。錦不能人滿其欲。日收交譖于金主。至以尚食關供為言。金主怒。遂疎錦。錦以被譖憂憤成疾。多不視也。
蒙古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

從耶律楚材之請也。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降其眾而還。

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

其大砦石穴山。在馬蹬山東南與帖山。王子山聯綿百餘里。以馬蹬沙窩帖

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

則帖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

復令壯士擣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

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候。

里砦。于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

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請選婦人三百。偽。

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帖山絕頂。窺。

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眾果登山。及半。文彬
 麾旗伏兵四起。仙眾失措。枕籍崖谷。山為之赭。殺其將
 烏色。舊作兀沙。今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琪進
 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
 北去。琪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授方略。明
 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
 患之。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
 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
 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在汝州伊陽縣西南。又敗之。仙與五
 六騎遁去。降其眾七萬。琪還襄陽。

八月。史嵩之以兵會蒙古將塔齊爾伐金。取唐州。金使穆

延烏登等行省院事于息州。

蒙古都元帥塔齊爾使王楫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
 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庫哩和歡。舊作烏古論。黑漢。今改。戰死。城
 遂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日眾。息州刺史烏庫哩
 瑚魯。舊作烏古論。魯。今改。後仿此。懼。請益兵為備。金主以參知政事
 穆延烏登簽書樞密院官珠哩中洛索。帥忠孝軍五百
 赴之。

九月壬寅朔。日食。

金人來乞糧。不許。

金使完顏阿固岱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
 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

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粵。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屠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商固岱至。朝廷不許。

之。
蒙古塔齊爾圍金蔡州。冬十月。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之。

金主拜天于節度。驛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扈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舉門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齊爾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齊爾大喜。益修改其斫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呼沙呼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旣而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齊爾約。南北軍毋相犯。頃之。塔齊爾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鈞二卒以去。柔中

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日。珙殊死戰。進

逼柴潭。在汝寧府汝陽縣南。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

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特潭為固。外即汝

河。潭高于河五六丈。珙召麾下謂曰。彼所恃此水耳。決

而注之。澗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

葦。蒙古亦決練水。源出確山縣俗稱黃西。河至汝陽縣西入汝。于是兩軍皆

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總帥富珠哩中洛索師

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

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

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眾。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

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呼沙呼命築寨浚濠為備。及西

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于城上立柵自蔽。呼沙呼摘三

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

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

一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

為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繫。或為俘獻。

或辱于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之。朕志

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又殺廐馬犒之。然其勢

不可為已。

金徐州降于蒙古。行省右丞相完顏薩布死之。

時徐州節度使郭榮舊作野蘆。今改。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

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薩

布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死麻
琮遂以州降蒙古

以史彌遠為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薛樞字會之常州武進人為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參知政

事封史彌遠為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死

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勤

勞王室宜加優禮于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充醴泉觀

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婿五孫皆加官秩越八

日而死彌遠為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所為故收召賢士老成布于朝

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紛起遂專任檢王以君臺諫一時君子聚斥殆盡帝怒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終

其身

十一月刑部侍郎梁成大等有罪免

時成大權刑部侍郎有旨黜之提舉鴻禧觀刑部尚書

兼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恥遂寢祠命

既而臺臣交劾莫澤貪淫忮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

無厭皆罷之蓋三人皆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

尤心術險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

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欲其效尤雖知孝亦鄙其為人

至日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卒皆貶死天下快

之

詔改元

史彌遠死帝始親政屬請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

聖帝親權好九年直待
帝死後始親政事前此

之闕失既多即欲厲精求
治亦須何及且鄭清之固
當彌遠而進其品已
概可知安望其有所樹立
乃亂頭以天下為任若若
臣其將誰欺其亦無恥之
漢

為已任收召賢才擢之朝廷下詔改明年紀元端平
以洪咨夔王遂字去非一字穎叔韶之元孫後為金壇人為監察御史

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
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

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翼日與王遂並拜御
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

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資
政殿學士袁韶字彥澤慶元府人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詔奪

韶祠祿又論趙善湘鄭損陳賅納賂史彌遠情勢肆姦
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

特寢免賅損皆落職
十二月薛極免

極與胡榘字仲方榘之孫薛子述趙汝述其善最親用事

時入謂之四木
甲午端平元年金天興二年是歲金亡正月金日不沒緒傳位于其宗

室承麟世祖後博索之弟是為末帝孟珙以蒙入蔡州金主及其
尚書右丞呼沙呼死之承麟為亂相所殺金亡金自太祖建國至承

麟亡凡十主合
蒙古兵以元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歎
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

已三月欲降者眾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
下以攻之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

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宗祚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即位。時孟珙師已向南門，萬眾競進，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噪夾攻，聲震天地。孟珙招江海塔齊爾之師以入，呼沙呼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在汝寧府治內，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呼沙呼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于是參政

富珠哩。小洛索。烏凌噶瑚圖克。烏凌噶瑚圖克舊作兀林答胡土，今改。後仿此。

總帥元志。元帥裕色爾。裕色爾舊作玉山，今改。後仿此。赫舍哩栢壽

烏庫哩和勒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承麟退保子

城。聞金主殂，帥羣臣入哭，謂眾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

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諡曰哀，莫未畢

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京錫。完顏氏系出始祖，按京錫

舊作絳山，今改。後仿此。收哀宗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

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

乃與塔齊爾分哀宗骨及寶玉法物。考金史完顏京錫傳京錫焚幽蘭軒

大方熾，大兵突入，左右皆走避。京錫留不去，眾問之。京錫曰：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天寒收瘞其骨耳。眾曰：汝

命且不保，能瘞而君邪？京錫曰：吾逆知君輩決不遺吾。吾若果得瘞吾君，雖寸斬不恨。眾以告其帥，布展曰：此

為則為而正

尤不係於疾徐輕

為推讓低緩以

者蓋推讓即諉卸

之端而低緩乃誠懇之漸

以至因循苟且流弊日滋

其失實非淺鮮金源盛時

諸務整飭崇樸實而不事

虛浮自明昌一變舊風相

率入於文親於是文恬武

嬉日以玩弱至是而積弊

不可復理為國而不知謹

安成憲其勢必至於僨敗

不得辭其咎矣

奇男子也。許之。京錫乃收餘燼。裹以敝衾。瘞于汝水旁。再拜號哭。將赴水死。以救免。後不知所終。所載與續綱目異。今并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世為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史臣曰。金自宣宗南渡。棄厥本根。連兵未息。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為者。區區生聚。圖存于亡。力盡乃斃。可哀也已。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史嵩之使孟珙等分屯京西。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金穆延烏登以息州來降。蒙古追殺之。

烏登行省于息州。與諸將帥日以歌酒為樂。軍士淫縱。

及蔡州破。乃與富珠哩。中洛索。瓜爾佳玖珠瓜爾佳玖珠。舊作夾。

等送款。請降。為金主發喪設祭。上諡曰昭宗。州

民因奉烏登為丞相。中洛索為平章。舉城南遷。遂焚樓

櫓。蒙古望見火起。追及于羅山。今汝寧府信陽州。隋置羅山縣。元徙縣于西南。

而改宋信陽軍。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二月。蒙古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

蒙古圍沛。用安救之。敗走徐州。蒙古移兵攻徐。用安投

水死。初用安降金。與李全妻楊氏絕。楊氏怒。悉屠用安家。走益都。用安選兵分將。期必得楊氏。相攻者久之。及用安死。蒙古得其尸。劇面繫馬尾。

為怨家。齎食而盡。楊氏亦死于山東。

遣夜遊湖上不返燈
少或謂理宗既過高望見
即當切責俾改其過過而
不改罪之可也乃徒令京
尹傳言示戒嚴之復前意
阿諛轉謂其才可大用馴
至柄政擅權敗壞國事皆
理宗之姑息釀成之耳

以賈貴妃弟似道字師憲。為籍田令。

似道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

貴妃故累擢籍田令恃寵不檢自縱游諸妓家至夜即

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

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

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詔太常簿朱揚祖詣河南省謁八陵

史嵩之露布至詔遣朱揚祖林拓往省謁八陵尋遣朱

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

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

俘囚張天綱完顏哈拉海哈拉海舊作好海今改等獻于臨安四

月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

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瑄問大

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

彘此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邪天

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死不

已帝不聽初有司合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王天

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監察御

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

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口之憂不報洪咨夔亦言

殘金雖滅鄰國方彊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

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之

五月賜黃餘李燔李道傳等諡錄其子

詔韓燾道傳及陳必字師復俊卿之子樓昉徐瑄胡夢昱等阨于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諡復官錄用其子

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

六月詔復故濟王茲官爵

太常寺卿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

乃命復茲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故妻吳氏自請為尼符

賜號慧淨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州全子才會兵趨涑金故將

李伯淵等殺崔立以降

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一京之議朝

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

州刻日進兵

范參議官邱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

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

長驅以乎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高

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與師杜果復陳守境之利

出師之害奇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劫之路中

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

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

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厥進

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

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

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邱岳字煦山丹徒人

杜果字子詔知廬州全子才會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

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

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

六月伯淵燒封邱門以警勅立立殊不安伯淵等乃來

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就馬

時蔡州不守哀宗死於
樓昉等方擁重兵守汴
自當痛哭誓師矢死以圖
報復况宋兵深入尤當竭
力嬰城乃竟聞風而逃
成大信長節已虧矣且其

詭謀殺立徇私嫌而非申
國憲是立固有當殺之罪
而伯淵等非可殺立之人
竊綱自書詒以予之子義
未允因攻書而申其論

上抱立。卽出七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薩哈殺苑秀。折希顏亦爲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屍掛闕前槐樹上。

趙葵帥師會全子才于泚秋。七月葵將楊訕等入洛陽。全子才次于泚。趙葵自潞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泚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泚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

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訕以廬州盪督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七月徐敏子啓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迺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八月朱揚祖還自河南。

揚祖朝陵。行至襄陽。會謀報蒙古哨騎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曾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閫刻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遡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遂師至東京。吾已歸矣。于是

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揚祖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息久之。

蒙古復引兵至洛陽城下。楊誼軍潰。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

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陽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黃紅涼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口。楊誼一軍已爲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于是在洛之師皆奪氣。

八月朔。且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在開北黃河之溢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蔡子才。輕遣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蔡子才各削一秩。餘貶秩有差。鄭清之力辭解政。不許。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帝嘉納之。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九月。以趙范代之。

德三京其謀倡曰趙范
之敗由於始計不賊
不引咎自劾而以輕遣
之失歸罪蔡等豈公
以當時軍無負糧于
不其然等縱不入洛能
不其然等無慮乎且用兵
之必也軍進取或可
而前乃取取勝豈其可

因機於敵此破金虎角之計也趙范不罪其職之不勇而罪其輕進喪師是非益倒置矣理宗曾不然其

詔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

每切思賢德秀以太學術義上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

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

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

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

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冬十月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十二月蒙古使王懺來

蒙古使王懺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

寧日矣

乙未二年春正月以程芾為蒙古通好使

詔孟珙屯黃州

一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淠北

考淠水即

淠湖在廬州去襄陽遠甚此當是漢北之謬

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

鎮北軍詔以珙為襄陽都統制珙赴樞密院稟議因入

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

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

有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帝問

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

議珙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

至黃增陴浚隄蒐訪軍實遷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

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為齊
安鎮淮二砦齊安砦本蕭齊時齊安郡故址在黃州府黃岡縣西北鎮淮砦在今黃州府黃梅縣

北以居諸軍
二月蒙古和林注見前

蒙古以和林為會同之所于是城之周五里許

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字立道居仁子同簽書樞密院事

夏五月德秀卒諡文忠

德秀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帝不得已

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贈銀青光祿大

夫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瀕洞奔擁出關曰真在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

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銅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為多

六月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

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

與之為人止圖自保其身而於國事休戚漠然不顧其人實無足取是時內多憂政外有強鄰朝廷既側席相招何忍堅辭不赴及諫以入林政事則又語涉模稜未能指陳爾時得失於事何裨即史所稱帝之嘉納亦究無實際埋宗專務虛名而臣下亦以高尚博聲譽為事尚可為乎

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久之召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蒙古主使其子庫騰舊作濶端今改後仿此等分道南侵

一蒙古主命子庫騰將塔海等侵蜀特穆德克及張柔等

侵漢現布哈及察罕初名益德唐古特烏密氏夏臣綽依辰類之子按塘古特烏密舊作

秋七月蒙古將現布哈侵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

兵敗蒙古于上閭在南陽府唐縣南為瀘水溉田處而還

冬十月金鞏昌總帥汪世顯降蒙古

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衆曰宗祀

已失吾何愛一死于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高爵

厚祿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子溝瀆姑徇一時

之節孰若屈已紆斯人之禍會蒙古庫騰入蜀次于鞏

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庫騰謂之曰吾

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

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庫騰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

俾世顯仍舊職卽口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

趨太安庫騰資其糧械

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

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

以共攻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

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

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

世顯為金總帥分守封疆
自當力戰以圖存否則捐
驅而殉國此事君之義無
所逃於天地者乃酒幣通
降顯頗事敵而復假屈已
紆禍之言以愚衆聽其對

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爲參謀。趙善瀚、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爲參議官。

蒙古庫騰入沔州。殺知州事高稼。字南叔。邛州蒲江人。進圍青野原。

利州統制曹友聞字允叔。栗亭人。彬十二世孫。將兵救却之。

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蒙

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庫騰自鳳州入西川。當作西縣。隋置。元省。

故城在今漢中府沔縣。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在沔縣東北。距沔

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

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

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

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

注見前。入六股株。在漢中府畧陽縣東北。方輿紀要。此即白馬關也。亦曰九股樹。舊置巡司于此。

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險。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爲

疑兵。已而蒙古大至。沔州遂破。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

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

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也。卽往救之。

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旣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

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

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僊人關。

申丙 三年春二月。蒙古初行交鈔。

從印津楚材之請也。以萬錠爲額。

召魏了翁還。簽書樞密院事。了翁固辭不拜。尋罷。

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三旬復以建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悟于是了翁固辭求去不允既而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收鎮改鎮未久有旨與祠不知國家人材有知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李韶字元善吳縣人

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走降蒙古

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將交爭范失于無馭于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蒙古襄陽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于邊陲至是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

有奇財粟在庫者無慮二十萬軍器二十四庫金銀鹽鈔不與焉亂作南軍將李虎等乘火大掠所積一空詔削趙范三官仍舊任未幾以臺諫言罷之

夏四月下詔罪已

時師屢為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字叔永潼川人草詔罪已泳以監察御史王萬字處一婺州忠伉有大志精于邊事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為條具沿邊事宜泳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畧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讐金之浸滅而蒙古之與鄰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臆可嗾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幣幣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

是時蒙古方盛宋蓋衰且內之謀臣外鮮良將雖日下罪已之詔何濟於事况失已在前悔亦奚及又豈遍告百姓之所可挽回適以驚愚惑眾耳王萬既精於邊防因詔意而條具事宜豈不勝於虛文遠甚及復隱躍其詞止謂言之未可太甚又謂宜振厲以興感人心何自相刺謬耶

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緩輯之圖。補卒竟一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

初蒙古唯事進取，降戶皆以與將士。一社之民各有所

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領以大臣呼圖克。舊作忽

改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為戶，耶律楚材以為

丁為戶，豈可舍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邪？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不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卽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呼圖克以所括戶

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

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蒙古王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

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份之一。

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定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為重矣。

五月，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

葵兼知揚州，墾田治兵，邊備以饒。

秋八月，蒙古破棗陽軍德安府。宋置今府屬湖北。

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徙洛陽。楊惟

中。字彥誠，弘州人。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

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庫騰南侵，俾樞從。惟中卽軍

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眾，至是破棗陽，特穆

德克欲坑士人，樞力與辯，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

得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為江漢先

生。旣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

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學

趙復始知為宋守義，尚無愧於名儒。姚樞方勸止之，且謂徒死無益，不過因己之不忠，子金欲汚復與之，其就緇涅耳。復明于大

義當百折不回乃聞可保無他之言遂從而擊節是其立志本亦不堅遂爾偷生倖免與樞同罪無二之義雖傳經學北方經學固不以名節為重哉

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

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時清之行簡為左右

丞

曹友聞與蒙古戰于陽平關敗績死之蒙古庫騰遂入成都

都

曹友聞帥師扼僊人關蒙古攻武休陷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

為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

隘在漢中府沔縣西南龍門山之隘口也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

銳萬人夜渡江即漢江白帝峯密往流溪設伏

約曰敵至鳴鼓舉火內外夾擊已而蒙古兵果至萬出

迎戰令諸軍舉烽友聞親帥精兵疾馳至隘下入龍虎

頭即龍尾峽在沔縣龍門山西南萬聞之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

皆殊死戰會大風雨兩軍素以綿裹代鐵甲經雨濡濕

不利步鬪黎明蒙古增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

天乎吾有死而已于是殺所乘馬血戰愈厲與萬俱死

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

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破沒庫騰次于成都

四屬所在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

府注俱未幾復見前而已

冬十月蒙古破文州唐置明為縣今縣屬階州知州事劉銳等死之

庫騰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彞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紡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慟。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彞被執。嚮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封陳日煚為安南王。

先是日煚遣使入貢。故在是命。

十一月蒙古兵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若陳。韓字子華。離州候官人。分道拒之。

琨布哈入淮西。斬舒光州守臣。皆棄城遁。琨布哈會三

州人馬糧。趨黃州。游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韓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孟珙引兵敗蒙古特穆德克于江陵。

先是特穆德克攻江陵。統制李復明死之。已而又破隨。鄖州。及荆門軍。特穆德克復攻江陵。史嵩之遣珙救之。珙遣張順民兵部將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事邱岳敗之。

蒙古攻真州。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

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在揚州府儀徵縣西相傳為以
強弩射殺其致師者一人敵兵少卻岳曰敵兵十倍于
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礮石待之于西城。敵至
伏起礮發殺其驍將敵眾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
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嘉熙元年春二月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

初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
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
騷擾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
革。

三月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諡文靖

贈少師

蒙古擊奇卜察克西域國方輿紀要國在蔥嶺極西舊作欽察今改諸部破之考

史蘇布特傳太祖癸未蘇布特請討奇卜察克許之遂收其境而太祖本紀不載其事又太宗本紀九年丁酉莽齊和征奇卜察克部破之擒其酋巴齊瑪克而憲宗本紀書其事而不詳年月蓋奇卜察克在西域最遠叛服不常太祖雖收其境太宗復加征討續綱目于嘉定十八年書蘇布特滅奇卜察克于是年復書蒙古擊奇卜察克前既書滅此復書擊體例未協今節採元史紀傳並輯于此按巴齊瑪克舊作入赤蠻今改

初蒙古太祖時蘇布特擊奇卜察克續綱目奇卜察克

夏夜極短日暫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以萬計所載與唐書郭喇窪傳畧同但郭喇窪地在瀚海正與日出處相近故晝長夜短此奇卜察克在蔥嶺極西地當近日入處晝夜何得與日出處相同其言恐未足據今不取由庫勒騰舊作寬定續蘇哈雅舊在木思海今並改至太和嶺

鑿石開道與其酋伊勤吉舊作玉里吉今改等遇縱兵奮擊眾

潰悉降遂收其境與奈曼諸部千戶通立一軍及蒙古

主即位既滅金命諸王巴圖舊作拔都今改莽齊和等分討西

域諸部至是莽齊和擊奇卜察克至濟蘇哈雅其酋巴

齊瑪克逃匿海島會大風刮海水其淺可涉遂進屠其

眾生擒巴齊瑪克復進兵俄羅斯舊作斡羅思今改部至額里

齊舊作也烈城破之方巴齊瑪克被擒莽齊和命之跪

贊今改終見擒天也今水週期且至軍宜早還莽齊和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

夏五月臨安大火

臨安大火自己至酉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

濟王之寃進士潘勃字庭望福州國人對策亦以為言并及史

彌遠侍御史蔣峴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

故王遂劾方大琮主邁字貫之興化軍仙遊人劉克莊字潛夫莆田人等

鼓扇異論并禁妨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

自是羣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寃矣

秋八月蒙古校儒士于沿路

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

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

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奐字奐然乾州人隨

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

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

者四之二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

冬十月蒙古侵安豐宋以壽春郡置安豐軍元為壽州今州屬鳳陽府知軍事杜杲方戰禦之蒙古引還

蒙古琨布哈攻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移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礮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巴圖魯斫脾杖木巴圖魯者皆死囚為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巴圖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為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安豐人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安文德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屨長尺許安尺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擢超擢軍職

蒙古語同以巴圖魯為勇敢將士嘉號豈有以死囚為之理漢人不解語錯謬譯出者不勝屈指數至以小箭射目之語尤為怪誕可笑蓋以目小用小箭耳此所謂捉影之談豈知小箭輕利不能命中耶

十一月戊寅朔日食

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躔斗食將既

戊戌二年春二月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尋兼督視淮南西路光斬黃夔施州

夏五月以李鳴復字成叔瀘州人知樞密院事大錫簽書院事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參知政事

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請

秋九月蒙古圍廬州杜杲收走之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

以窺江左于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于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焚之皆為煨燼又于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破中壩上眾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字康侯監呂文德字斌伏精銳于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以孟珙為京湖制置使冬十月珙復邳州荆門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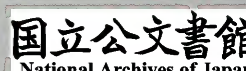
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邳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遂復邳州荆門軍

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于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己亥三年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

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字成之黃巖人游侶字景仁南充人劉應起李韶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居福州等皆以不合逐去時三相



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
謹守法猶號為賢。

三月孟珙復襄陽。

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
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
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
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
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
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
先鋒軍。

秋八月。蒙古軍復破成都而去。

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

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唐縣元省。故城在今保寧府南部縣。入。詐豎

耒將旗。黼以為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

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在成都府西門外。杜甫詩。益州

兵散力戰而死。蒙古遂取漢。叩簡眉間。遂寧重慶

順慶府。尋引還。黼為政寬大。蜀人思之。

冬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諡清獻。

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贈少師。封

南海郡公。與之晚出番馬。吃然有大

孟珙遣兵禦蒙古于蜀口。

孟珙諜知蒙古塔海等帥眾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

施黔謂施州黔州也。施州後周置。明改衛。今為施南府。屬湖北黔州。注見前。以透湖湘。乃

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

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晉縣。今屬荊州府。為夔聲援。增兵

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在歸州西。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

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

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後

置。明改縣。今屬夔州府。湖灘在萬縣西。水勢險急。春施夔震動。珙

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埡砦。在州西北。得捷于

巴東。隋縣。今屬夔州府。夔州以全。

以陳瑱字和中。鄞人。為國子司業。

瑱。史彌遠之甥也。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

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

一如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瑱曰。好名孟子所

不取。然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

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歷官吏

部侍郎。至是授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

庚子四年春正月。彗見營室。

臨安大饑。

饑者奪食于路。市中殺人以賣。盜于隱處掠賣人以微

利。日未晡。路無行人。

二月。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珙遂大興屯田。

珙條具上流事宜。會謀知蒙古于襄。樊。信。陽。隨。州。招集

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于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為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勒巴圖魯舊作愛里巴圖魯今改為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州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又創南陽竹林南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字祥甫隨州應山人權施州建始縣晉縣今屬四川夔州府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耕敵至則出戰珙

下其法于所部行之

夏四月召史嵩之還以杓杲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嵩在復使王檝來

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卒遣歸其柩于

蒙古

秋月喬行簡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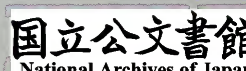
行簡告老乃以少師為醴泉觀使尋卒是冬李宗勉亦卒

辛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封爵與

未熹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

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真見實踐深深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

和議未成憂在宋而不在蒙古檝何汲汲于盟而隱憂致卒乎蒙古前此盟宋固金其諷原以亡金集宋故外加之兵內徵其幣使使往來意不主和並主加幣以請以玩宋耳此意微豈不知檝固不憂主命之辱難以言旋又何至貳心外而轉為宋人憂乎此蓋宋人詭託其辭以飾觀聽揆諸事理所必無者



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木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荅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上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

日加封敦陘汝南伯散郎伯顯河南伯頤伊陽伯

秋九月高麗王噉以族子為質于蒙古先是蒙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令其王噉親朝當罷兵至是噉以族子為質于蒙古

八月求禮書

秋十一月蒙古主諤格德依殂第六后寵瑪錦氏即昭慈皇后名

托里格訥按龜馬錦舊作乃馬真托里格訥舊作脫列哥今並改稱制

蒙古主諤格德依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如此况人之五臟邪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脈絕六皇后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為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脈復生十一月疾愈楚材推太乙數謂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為樂出田五日還至烏特古呼蘭方紀要地在和林東北諤多拉哈瑪爾回回國人舊作奧都刺合蘇今並改進酒懼飲極夜乃罷翌日殂立凡十有三初蒙古主有

楚材素為元太宗信任事無不可進言果知凶繫非尋平時即當請乘病議赦於禮非直至謂救發而脈復生尤近釋氏修福之說又謂楚材推太乙數以阻田獵意似楚材專以術數見長欲推尊而適成貶損元史誕誕不經大率如此



旨以孫錫哩瑪勒蒙古主第四子庫春之子按錫哩瑪勒舊作失烈門庫春舊作曲出今並
改爲嗣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
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于和林

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死之

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隆之守彌旬誓與

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于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

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論守臣

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

兵三千出戰城破盡爲蒙古所屠

十二月蒙古使伊拉瑪斯龜瑪氏舊作月里麻思今改等來至淮上守

將囚之

蒙古使伊拉瑪斯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伊拉瑪斯

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毋辱

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會之曰爾命在我生死

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伊拉瑪

斯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

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壬寅二年是年以後蒙古春正月蒙古復侵蜀孟珙分兵禦

之

蒙古伊克那顏舊作也可那顏今改耶律珠格爾自京兆取道商

房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

屯沙市即今沙頭市在荆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

又遣一軍屯涪州。注見前。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

棄寸土。權開州。宋置。明改縣。今縣屬夔州府。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

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于蘇門。在衛輝府輝縣西。一名百門山。

上有百門泉故名。

先是蒙古以伊勒噶克齊舊作牙刺瓦赤。今改。行省事于燕京。主

管漢民公事。以姚樞為郎中。伊勒噶克齊惟事貨賂以

樞為幕長。分及之。樞拒絕。因辭職去。攜家往輝州。金置縣。今縣屬衛輝府。

之蘇門。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朱、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夏六月。徐榮叟。字茂翁。應龍。榮叟于是年二月。參知政事。中書舍人李韶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于愛爵祿。畏公議。不勝于畏權勢。與史嵩之議不合。出知泉州。榮叟言。詔議論不阿。請留之。帝不聽。亦罷。

秋七月。蒙古兵渡淮。入揚州。和州。已而蒙古復被通州。屠其民。

九月。庚辰朔。日食。

冬十一月。日南至。雷電交作。

詔避殿減膳。求直言。

癸卯三年。春二月。以余玠。字義夫。蘄州人。為四川制置使。

初。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

玠。

玠。

玠。

玠。

玠。

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麤人斥為僧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甲天下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窮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俱無成績于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仰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隨其材而任之遂于利閬城大獲山在府

蒼溪縣東南城在山上因石巖為之天成奇險宋末後閬州治此以護蜀口蓬州注見城營山當作雲山一曰披衣山在州東南與營山亦見前城大良平在順慶府廣安州東北舊口農洞明為州今仍城舊治瀘州注見城神臂山在州東亦曰徙州其他因山為壘基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播州冉璉及弟瑛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闖帥辟召皆堅辭不至間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璉居數月無所言玠旋之乃更闕別館以處之且日使入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聖蓋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洗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耳玠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九十二 宋理宗皇帝

矣。珣大喜曰。珣同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珣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雖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鈞魚城。成。始可守。合州。唐置。今屬重慶府。鈞魚山。在州東。三面臨江。崩。隄。峭。險。

三月丁丑朔日食。

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薨卒。

魏瑪錦氏稱制。鄂多拉哈瑪爾專政。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白書。與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鄂多拉哈瑪爾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乎乎。后不悅。楚材憤懣成疾而卒。

興和不如除害所言良是。但生事滋事之說。則橫校。選。與。皆。流。注。往。按。以。藉。口。豈。知。彼。自。謂。滋事。者。適。為。滋事。始。也。之。端。乎。夫。事。之。

楚之見于其弊必至。于。兩。循。便。安。自。一。時。寬。簡。之。名。久。之。將。廢。弛。而。不。可。復。振。以。善。制。事。者。不。憚。事。煩。而。事。自。減。不。善。處。事。者。不。憚。事。多。而。事。轉。生。張。弛。之。際。治。理。終。關。朱。易。軒。軋。之。其。同。也。

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

近臣覆視之。惟琴坑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

卷而已。楚材天資英邁。夙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至是。初贈太師。追諡文正。

甲辰四年春正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參知樞密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

初。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夏六月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

先是以文德為侍衛副都指揮使總兩淮軍馬既而蒙

右圍壽春文德解其圍遂有是命未幾文德又敗蒙古

于五河宋縣今屬泗州縣東濱淮西北有滄河沱河東南有濠河東北有濠河並流合淮所謂五河也

復其賊

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饒人太學生

黃愷伯等上書論之不報

先是黃濤劉應起徐霖字景說衛州西安人等俱上書論嵩之深

姦擅權帝不聽而論者益衆及其父彌忠卒詔嵩之起

復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

揆扶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

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

及此非可使聞于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誣誣特為

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由嵩之憾之帝亦不聽于是太

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

人皆止書切諫亦不報

冬十月以劉漢卿字正甫為左司諫

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

臺諫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以漢卿為左司諫

漢卿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

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

納之

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

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脈，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嵩之亦自知不為眾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金淵字淵叔，臨安府人。等有

上欲更新庶政，乃召伯大。字幼學，衢州人。李性傳、陳韜等赴

闕。于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采、監察御史江萬里字子遠，都

人相繼言。簽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晉之、兵部

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濮斗南、陳一薦起居舍人韓祥

國子祭酒項容孫。字仲履，江陵人。起居郎葉贊、主管侍衛步軍

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光謙等皆附麗史嵩之為之腹心

盤踞要路。公論之所切，因詔淵罷政，予祠。餘各貶官有

差。

十二月以范鍾字仲和，婺州蘭溪人。柱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常出於中書。曰

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

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轉之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曰節財用。謂

謂當隨其所長用之。常格曰惜名器。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當

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

之數而補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

利。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卷之九十二 年

以孟琪知江陵府。

琪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在荊州府江陵縣東北孫吳時引諸

湖及沮漳水滙江陵以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一

鴨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汶海有

下古嶺等無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

其各也。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

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墮

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

得繪圖上之。

已乙五年夏四月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

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

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元

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

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

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

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

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

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

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寃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

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

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

上書諫嵩之日久聞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于征

輸州縣置子應弊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為今之計

即此亦直道也 宋理宗皇帝

初臣暴死不明而外多浮
議自宜力究虛實以定是
非存驅
不盡其
則期為姦尤為鉅
則後事與宗既
則析獄情為徒以
之故給賜以慰家
才政體江吳

莫若盡去在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紋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環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秋七月癸巳朔日食。神宗八年十月日食。此年春正月辛卯朔日食。

丙六年。蒙古定宗庫裕克元年。庫裕克舊作貴山。今改。後仿此。春正月辛卯朔日食。

秋七月蒙古主庫裕克立。是為元定宗。

庫裕克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

官議立庫裕克乃即位于昂吉蘇默北里之地。方輿紀

和林境。舊作汪古。宿滅秃里。今改。朝政猶出于后。

九月密武節度使漢東公孟珙卒。謚忠襄。以賈似道為京湖

制置使。

此率累贈太師封吉國公。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皆人

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隨。士遊客老校。退亭。意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隨將吏面色。蕭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

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于易學。

冬十二月詔史嵩之致仕。

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瑛正言李昂其

字浚明。監察御史黃師雍。字子敬。福州人。論其無父無君。乞寢

宮祠削官遠。竄詔皆落職。予祠。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

抗疏言。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

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

裁處。乃命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永國公致仕。詔不復

用。

蒙古侵京湖江淮之境。

身... 卷之六十一

蒙古萬戶史權字伯衡天澤子等擁兵淮南攻虎頭關塞在黃

麻城縣北與穆陵黃土白沙大城為五關接河南光山縣界。拔之進至黃州。

丁未七年夏四月以鄭清之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

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歸詰旦始

還入對力辭不允。

以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陳韡知樞密院事

湖南安撫大使

葵兼知建康府韡兼知潭州。

秋八月蒙古侵高麗。

高麗歲貢不入蒙古伐之自後十年之間凡四易將拔

其城十有四

戊申八年春二月蒙古主庫裕克廼后烏拉海額錫舊作錫

迷失稱制

蒙古主庫裕克阻于杭錫雅爾舊作橫爾乙見今略之地廟號皇

后烏拉海額錫抱庫春子錫哩瑪勒聽政諸王大臣皆

不服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湖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

取或子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于海東取鷹鳥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

巳酉九年夏四月壬寅朔日食

秋九月嚴中外上書之禁

諫臣言諱徒吻土結黨叩闔簧鼓是非為攫利之計詔

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于國者必加精採倘涉私邪

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

不... 卷之六十一

于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
臺諫不敢與爭

庚戌十年春三月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李會伯字陽

懷人。召為京湖制置使。

似道兼知揚州曾伯知江陵府

趙葵罷

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
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解帝不得
已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判

潭州

冬余玠出兵至興元而還

玠帥蜀據慨自許有爭故地還天子之語上嘉之數年
之間建城壁築關隘置屯堡邊境稍息寢以驕恣而鄭

清之再相因德思其進兵于是一意出師雖有小捷至

興元通蒙古將汪德世顯子鄭鼎澤州陽城人無功而還

初定宗死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叔姪皆

將烏特哩哈達蘇布特之子合合台合合台所立時定宗

所遣使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錫哩馬勒為嗣若

百官皆與聞之今錫哩馬勒故在而議他屬將真之何

地邪烏特哩哈達等不聽其推莽莽也即位于奎哈

拉舊作獨沽兀之地道尊者固稱為帝滿錫哩馬勒

及諸弟心不平莽資和因家者五百異同者道屬

干政彈文及其...
事請不取與事

十年春三月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率曾伯...
為京湖制置使

似道兼知揚州曾伯知江陵府

趙葵罷

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
趙葵罷

趙葵罷

趙葵罷

趙葵罷

趙葵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九十三

宋

理宗皇帝

辛亥淳祐十一年蒙古憲宗元年夏六月蒙古主莽賚扣立是為憲宗

初定宗殂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穆格舊作木哥大

將烏特哩哈達蘇布特之子舊作兀良合台今並改等議所立時定宗后

所遣使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錫哩瑪勒為嗣諸王

百官皆與聞之今錫哩瑪勒故在而議他屬將寘之何

地邪烏特哩哈達等不聽其推莽賚扣即位于奎騰敖

拉舊作潤帖兀之地追尊考圖類為帝廟號睿宗錫哩瑪勒

及諸弟心不平莽賚扣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

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
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宜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呼必賚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

化府赤城縣獨石口北方輿紀要金世宗納涼之地產黃花狀若芙蓉而小川故以名

詔凡軍民在漠南者聽呼必賚總之遂開府于金蓮川

時姚樞隱居蘇門呼必賚遣趙璧

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

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稟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

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呼必

賚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呼必賚曰今土地人民

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間之

者矣不若維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呼必

賚從之元世祖事始此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侵淮蜀

冬十一月鄭清之卒

清之以老病固求解政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請

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幸輔然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力也

其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閑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

以謝方叔字德方或川人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己喧傳麻制已下眾

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嵩之中夜忽

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賚之負緣權相狼狽為奸
賚已終身之玷雖端平初
止人或引用特藉以釋
宋誠而謝譏非真薦賢
為國也史稱其不好立異
昔有怨詞而不知其失足
正前不復能與爾遠相抗
則始終一也河漢經之流
以特晚節預借勳兵啟禍
端言世已改

蒙古呼必賚置經畧司于汴分兵屯田。

自庫騰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

降而壽泗之民盡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

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呼必賚

從姚樞之請置經畧司于汴以莽噶舊作忙哥今改史天澤楊

惟中趙璧為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

退則耕田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注見前桃源本桃源鎮元置縣後譚國

為源今縣屬淮安府列障守之。

蒙古號西域僧納摩舊作那摩今改為國師。

納摩西域竺乾國人與兄鄂托齊舊作幹脫亦今改俱學浮屠

定宗嘗命鄂托齊佩金符奉使省民瘼至是蒙古主復

尊禮納摩令總天下釋教鄂托齊亦費用事

壬子十二年春二月乙卯朔日食。

蒙古主莽賚扣徙諸王于邊殺定宗后烏拉海額錫嵐錫

哩瑪勒于摩多齊地名方輿紀要在和林西也舊作沒脫赤今改

蒙古主莽賚扣以諸王嘗欲立錫哩瑪勒乃徙太宗后

克勒奇庫塔納舊作乞里吉忽帖尼今改于至騰傲拉之西分遷諸

王于各邊以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錫哩

瑪勒母以厭禳並賜死禁錮錫哩瑪勒于默多齊之地

夏六月閩浙大水。

嚴衢婺信台處建劍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

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卹之徐清叟言漢時關中

大水翼奉以為后親舊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

蒙古分漢地封宗屬。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呼必賚于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呼必賚遂請于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必賚遂分遣使成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供軍立從宜府于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嘉陵。

秋八月蒙古使呼必賚將兵擊大理。

冬十月蒙古兵入嘉定府。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震守將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議者謂以師之譟以召之。

十一月詔求直言。

時臨安火三日乃熄詔求直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且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癸丑寶祐元年春正月詔以與芮子禮為皇子封永嘉郡王帝在位歲久無子羣臣屢以為言至是下詔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攷為皇子賜名禮封永嘉郡王明年進封

于金坑忽變忽脫遂
定論夫余玠御蜀時
慨自許回不免大言不慚
其粗于小據而驕尤失之
淺率然其出兵本意則未
可盡非雖興元遇敵無功
亦未嘗若所挫失若蒙古
之侵掠蜀地自距騰之陷
成都已然不獨此時也乃
以嘉定被攻歸咎余玠不
過當時情畏兵之流妄
掩口說豈得為確論哉

忠王。

二月己酉朔日食。

蒙古城利州。

蒙古汪德臣先城沔州。至是又城利州。且耕且守。蜀士不可復矣。

夏五月召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于親將楊成成。曰。

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

召夔討事。潛以成代領其眾。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

入矣。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

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在潼川

縣南。迤邐層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

疊有若雲。盤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于方叔。方叔遂

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

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

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

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

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

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為宣諭使尋授制置使

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暴卒

玠之治蜀也在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字育曾鄞人

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自寶慶以來蜀

闕未有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于勇退

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

目于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疾

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明年侍御史吳燧等劾玠聚斂罔利七罪詔籍錄玠家財以贖師賑邊其子如孫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冬十二月蒙古呼必賚滅大理遂入吐蕃降之

呼必賚以烏特哩哈達總諸軍事分三道進自臨洮今

昌府洮州衛金元時屬臨洮蓋由經行山谷二千餘

里至金沙江即古雅水以產金沙故名源出西番流逕雲南麗江諸府境下流至四川馬湖入大

江乘革囊及楫以濟摩莎蠻主今麗江府唐宋迎降進

薄大理城大破其兵虜其王段智興段氏自石晉天福初建國曰大理至

宋熙寧中段氏絕高氏代之元符初段氏復興號大理國至是始亡分兵取附都鄯善當鄯關滇記蒙氏名都曰苴咩別都曰鄯

進入吐蕃其酋蘇固圖舊作唆火懼而出降兵威所加

鮮不欵附呼必賚遂班師留烏特哩哈達攻諸夷之未

附者

甲寅三年春正月蒙古呼必賚以姚樞為京兆勸農使

樞從呼必賚征大理嘗遇夜宴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

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呼必賚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及師至大理呼必賚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呼必賚既還京兆以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植

二月余晦遣兵城紫金山在潼川府鹽亭縣北蒙古襲取之

紫金山蜀之要地余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之蒙古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遂為蒙古所據

夏六月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

召余晦還閏月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

初晦帥蜀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于西蜀

者十有二年今者天斃余玠乃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蒙古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而以李曾伯代晦

秋九月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

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獄勘官陳大方鍛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

冬十一月蒙古呼必賚以廉希憲字善甫輝和爾人博羅哈雅子舊作布魯海牙

今改爲京兆宣撫使

希憲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呼必賚。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呼必賚善之。目爲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衆驚服。目爲真文武材也。呼必賚自大理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爲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強扶弱。境內大安。蒙古張柔城亳州。

柔以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旣病涉。曹漢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口。在亳南

爲宋往來之道。俱築兩路。一自亳而汴。一自亳而南。置堡立柵。密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

乙卯三年春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

起居郎牟子才。字存家。井研人。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儻下賤。奇技獻笑。媒汙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二月。治金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

蒙古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埜。字子文。金華人。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讐。而兵連禍結。皆原于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乞罷金子才劉子澄祠祿。以爲喪師設國之戒。從之。

是時武弛于外。文恬于內。民怨于下。所以于天怒者。多矣。區區罷張燈一事。豈足以格天心。

蒙古呼必賚徵許衡字平仲河內人從河內為京兆提學

衡幼有異資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

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在泰安府東南水經注山多松栢詩所謂

徂徠之松也得王弼易畧例夜思晝誦言動必揆禮義既而

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氏書益有得尋居

蘇門與樞密熟字子登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相講習慨然以道自

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

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是時秦人新脫于兵欲學無師聞

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于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三月雨土

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

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倡

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日之監察御

史洪天錫字君疇泉州晉江人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

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字聖錫東陽人帝俾天錫易疏

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

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于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

知之為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為右司諫

大全面藍色為戚里婢婿黃緣閻妃及內侍盧允升董

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

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罷監察御史洪天錫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

天錫以時雨土其異為蒙方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宦

闈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

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禮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

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為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修內司止于供繕修比年動日御

前姦賊之老吏逃遁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輾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

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嶠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

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于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宋臣允升猶以

為未快厚啓入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于內侍初無預焉于是

方叔出提舉洞霄宮。西南夷盡降蒙古。

烏特哩哈達自吐蕃進攻白蠻烏蠻鬼蠻諸部考唐書蠻有東西蠻西蠻謂之白蠻東蠻謂之烏蠻又有大勃弄小勃弄其酋曰大鬼主蠻俗好鬼謂主祭者曰鬼主

故又謂之鬼蠻也。皆在今雲南諸府境。所向風靡。羅羅斯及阿伯兩國下

阿魯俱蠻部名。大懼。舉國以降。又乘勝攻下阿魯諸酋。西南夷

悉平。得五城。八府。四郡。蠻部三十七。

八月以董槐字庭植。濠州定遠人。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槐嘗言于帝。有害政者三。一威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

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三害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

之。于是嫉之者滋甚。

丙辰四年春三月以蒲擇之為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

夏四月加賈似道參知政事。

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

求去。孫于秀字元齊。餘姚人。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

密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于秀。以似道所善陸登景

思會。精人。代之。其見憚如此。

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及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

臣敢為得人賀。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竄太學

生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等于遠州。

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國家者。無不為。時帝

年寢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

方諂事內嬖。得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

大全知求槐短絕不一露
端倪以靜待槐之舉動而
槐入告果極言其邪佞不
覺已墮其術中尚安能
聽納乎理宗未嘗短卿卿
勿疑之語論者止譏其曲
事論得不知理宗亦為大
全所愚迷而不悟章固
已輕重而重丁改子進言
之時不復能察其曲直一
謂之蔽不見泰山矧小人
可出理宗烏足以語

客私于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弗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露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

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字毅伯

清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玠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

秋七月，以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九月，監察御史朱熠溫州平陽人乞汰冗吏，不報。

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行。

蒙古城開平府。在宣化府獨石口東北本金桓州地元置府後加號上都明改衛永樂中徙衛于獨石故城遂廢。

初邢臺人劉秉忠字仲晦英爽不羈以家貧為府令史。

一日因案牘事不愜意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汨沒為

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武安縣之山也尋為僧

于天寧寺往來雲中值呼必賚遣人召僧海雲邀秉忠

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于書無所不讀尤邃于易

及邵氏經世書至于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

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呼必賚大愛之凡征

伐謀議皆與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為都會之

所呼必賚以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注見東漢

水注亦見前北之龍岡即古卧龍山在古開平城北今名巴罕呼喇呼山為吉詔秉

忠營之命曰開平府

冬十一月以張礪字渭老福州人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字夢錫

事馬天驥字德夫福州人同簽書院事

時閣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于朝門

曰閣馬丁當國勢將亡

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槃

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塲錢粟奏言內庫理財太急

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于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不同

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島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

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罷之

丁巳五年春正月加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召吳淵字道父。參知政事淵未至卒

淵有才畧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至是自荆湖制置使召還未至卒

蒙古罷呼必賚開府命阿拉克岱爾行省事于京兆

或讒呼必賚得中土心蒙古主遣阿拉克岱爾行省于京兆劉太平佐之鈞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哈瑪爾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呼必賚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為弟臣也事難與較遂

將受禍莫若盡土邸如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及呼必賚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此囚罷鈞考局而呼必賚所署置諸司皆廢

蒙古攻襄陽入其郛

蒙古董文蔚字彥華真定蒙城人俊次子既城光化棗陽儲餼糧會

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狹隘處伐木拔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為橋填之即成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達方戰于白河乃還

夏六月蒙古將烏特哩哈達入交趾屠其城

烏特哩哈達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至洮江即

長江上流。在安南國臨洮府北。輿程考。雲南入交。交人
趾有二道。自洮江而分。一循江之左。一循江之右。交人
戰敗。其王陳日熙走海島。蒙古得前所遣使于獄中。以
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使死。因屠其城。留九日。以熟
不能堪。班師。

秋八月。蒙古主莽賚扣分道南侵。以其少弟阿里克布克
守和林。

蒙古諸王伊遜克

舊作亦孫哥。

駙馬約索爾

舊作也速兒。今改。等。謂

伐宋。蒙古主亦怒前使被囚。

先是伊拉瑪斯等被囚。久

寶祐二年。始釋還。

乃命諸王阿里克布克居守和林。阿拉克岱

爾輔之。自將南侵。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入蒙古。由

隴州趨散關。諸王穆格由洋州趨米倉。

山名。在保寧府南。江縣北。與大

巴山接。舊有關。

高戶布爾察克

舊作李里。今改。

由潼關趨河州。

回鶻貢于蒙古。

回鶻獻水晶盆。珍珠傘等物。可值銀三萬餘錠。蒙古主
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為却之。賽
音。諤德齊。舊作賽典。赤。今改。以為言。蒙古主稍償其值。且禁其
勿復有所獻。

戊午。六年春二月。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

光祖為松江制置使。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

江陵。以汪立信

六安人。徽從孫。

呂文德

字景宋。德安人。

王鑑為參

議官。

蒲擇之率兵復成都。及蒙古戰敗績。乃還。

蒙古耨埒沙下珠岱人。按耨埒舊作紐璘。前軍欲會

都元帥阿都固舊作阿答。于成都擇之遣安撫劉整

路耨埒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收耨埒遂

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劍門及靈泉山。

在遂寧縣東。數峯壁立。山頂流泉不竭。

自將兵取成都。會阿都固死。耨埒

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歸

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

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蒙古入西域。平克什密爾。方輿紀要在拂菻北。拂菻在西

接波斯。是也。舊作乞石迷。今改。諸國。

初蒙古遣宗王轄魯伐西域。至是轄魯以綽勒們諾延

那顏舊作抄馬。今改。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克什密爾十餘

國。轉關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轄魯遂留

鎮西域。

夏四月。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時大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

秋九月。蒙古主莽資扣入劍門。冬十一月。破鷺頂堡。在保

昭化縣西南。方輿紀要。頂當作項。諸城。

耨埒聞蒙古主攻漢中。遂留密喇卜和卓。舊作密里。今改。劉

哈瑪爾等守成都。自帥眾渡馬湖。余沙江下流也。舊置

府江。由此入于大江。獲守將張實。考元史。耨埒傳。耨埒父塔塔爾

人。重慶獲張實。與續綱目不同。

遣招苦竹隘在保寧府劍州北小劍山頂四際斷崖前臨巨壑實入隘遂與守

將楊立堅守蒙古主渡嘉陵江注見前至白水即白水江自陝西階

州文縣流逕昭化縣西北又東南合嘉陵江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以濟進

次劍門至苦竹隘使其將史樞字子明天倪弟天全之子急攻取之

楊立迎戰于巷敗死蒙古獲張實殺之因殲其餘衆十

一月進圍長寧山在昭化縣西南上平下險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

古進攻鷲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主入

城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由是青居山名在順慶府南充

縣南宋未徙順慶府治此大良注見前運山當作雲山注見前石泉唐縣今屬龍安府

龍州今龍安府是守將劉淵浦元珪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

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蒙古諸王穆格塔齊

爾道略地還引兵來會

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

蒙古將李瑄李全子或曰本衛州徐氏子全養為子陷海州漣水軍賈似道

上書請罪詔不問

瑄取漣海拔四城殺官軍幾盡淮揚大震似道抗章引

咎詔特與放罪

十二月詔馬光祖等進軍歸峽州以援蜀

詔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移司紹慶

今四川黔彭廳彭水縣宋置紹慶府治此士璧遂進師歸州與光祖迎戰房

州蒙古少部

蒙古主莽賚扣入閬州守將楊大淵以城降

蒙古至大獲山遣王仲入招大淵大淵殺之蒙古主督
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之大淵尋逃
歸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呼哩雅濟舊作李忽白
蘭吉今改曰
大淵去事未可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
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大淵手曰上方
宜論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有他變是以
取歸耳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大淵為鄆元帥
紀開慶元年春正月以賈似道為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
使

移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史巖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
西一廣人馬

蒙古烏特哩哈達掠靜江注見前遂圍潭州

烏特哩哈達率兵三千蠻獫萬人破橫山砦名在廣西
南寧府東橫

山上烏特哩哈達由徇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烏特

哩哈達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躡賓州與下
象州

俱唐置今並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抵潭州官軍

斷其歸路烏特哩哈達掠官軍後命其子阿珠舊作阿
木今改

橫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城下時向土壁帥潭竭力守
禦聞後軍且至遣王輔

佑帥五百衆規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少却南嶽
市在長沙府善化縣西嶽麓山南湘江繞其東麓亦曰

嶽市

二月蒙古主莽賚扣圍合州王堅力戰禦之

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于閱武

場蒙古主乃自引兵趨合州自雞爪灘渡難在合州東北嘉陵江中直抵城下。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三月。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

蒲擇之在蜀無功。詔以文德代之。時蒙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文德乘風順攻。浩江浮橋方戰。得入重慶。即率艦千餘。近嘉陵江而上。史天澤分軍為兩翼。順流縱擊。奪戰艦百餘艘而還。

秋七月。蒙古主莽賚扣殂于合州。餘眾解圍北還。

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困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蒙古主亦殂于合州城下。立凡九年

廟號憲宗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繪。負之北行。合州圍解。

一蒙古主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酷信巫覡。下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其殂也。或傳其中。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飛矢云。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呼必賚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遂圍鄂州。

呼必賚悉兵渡淮。遂自將由大勝關。在河南汝寧府羅山縣南張柔

由虎頭關。注見前分道並進。官軍皆遁。呼必賚至黃陂。北齊縣今屬漢陽府漁人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穆格自合州遣

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呼必賚。請北還。以繫人望。呼必賚

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在漢陽府漢陽縣西

南。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在漢陽府黃陂縣東南。亦曰黃漢湖。元和志。黃

祖閱武習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在黃州府黃岡縣西北。與武昌府江夏縣分界

戰之所。

今爲鎮。其南岸卽潞黃洲。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

董文炳言于呼必賚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

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

前，令其弟文用字彥材等載艨艟鼓櫂疾趨，士叫呼畢奮

鋒，既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

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蒙古破臨江。宋軍，今爲府，屬江西。知軍事陳元桂撫州人死之。蒙古遂

入瑞州。本南唐筠州，宋改名，今爲府，屬江西。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予在隆興。今南昌府是。頓兵

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

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

之。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

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

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遂罷相。以觀文

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造之曾孫繳言：「大全鬼

賊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

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字典甫，浮梁人等相

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狠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

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字宗召，寧國人

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守中奉大夫致仕。

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

臣儉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

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字

秉分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躐要途蕭泰

來等羣小嚙啗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字若晦嘉興人

實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為搏擊奸黨盤據血脉貫穿以

欺陛下致危亂望令炎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帝不聽

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內侍董宋臣請遷都不果行。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

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

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

靈何所依賴御史朱勣孫亦言鑿與一動則三邊之將

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蠡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

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

報。

蒙古呼必賚遣使招諭鄂州守將張勝殺其使出戰敗死

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

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

謝遊僻處安形勢已失
四明尤海小郡高宗播
遷至此幾不能以自存前
重可鑿開慶疆固日盛國
庭息浮議以勵戰守乃董
宋臣忽倡退避之謀何子
舉復主固守之策此南宋
安危之關鍵而議遷議阻
皆出自守人之口可見舉
朝皆庸懦怯之流無一
人實心為國者然宋室時
勢至此已無可為亦不係
都之遷與不遷矣

賈似道以庸材建國觀其
移重黃州遇游兵而驚惶
失措則臨陣畏怯情形概
可想見固宜為部眾所輕
然高遠幼穉行間自當聽
宣撫約束豈有主帥督戰
而屬弁諸笑自如甚至使
兵士喧嘩紀律何存呂文
德使入河止跡雖涉于諂
而于大體實可無議至他
日論功行賞似道遂以私
意軒輊其奸欺固不足論
然達意因此積費降元罪
賈不容宋滅耳

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遠等引兵至賈似
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哲辰巴圖魯奇卜察克
拔都兒今改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
者出軍襲哲辰巴圖魯戰敗死焉達恃其武勇殊易似
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巾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
似道親勞始出否則使兵士譁于其門呂文德諂事似
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詹從
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
十一月詔賈似道移軍黃州遇蒙古俘卒于蘋草坪一名李氏
在黃岡縣獲之
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江西大震吳

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
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蘋草坪候騎言前有北
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嘆
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
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擒再
興似道遂入黃州

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呼必賚引還鄂州圍解
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
密遣宋京請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呼必賚不許會合州
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蹕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計聞似道
再遣京往呼必賚亦聞阿拉克岱爾等謀立阿里克布

克遣托郭斯舊作脫忽思今改括民兵因集羣臣議郝經字伯常其

先潞州人徙陵州曰今國內空虛塔齊爾轄魯諸王觀望所立

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

敵大事去矣願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率輕騎而

歸直造燕都則姦謀冰釋无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收

皇帝璽遣使召諸王會喪和林命王子精吉木世祖長子追贈

裕宗舊作真金今改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

矣呼必賚以為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

銀絹各二十萬呼必賚許之遂拔砦而去

十二月蒙古烏特哩哈達引兵趨湖北潭州圍解

呼必賚既還命張傑闖旺以偏師候烏特哩哈達而遣

然德齊赫特克氏按默德齊舊作邁鐵赤赫魯克氏舊作合魯氏今並改將兵迎之至

是烏特哩哈達解潭州之圍引兵趨湖北

庚申景定元年蒙古世祖皇帝呼必賚中統元年春二月蒙古烏特哩哈達

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于新生磯在黃岡縣

西北亦曰新生洲

蒙古張傑闖旺作浮橋新生磯烏特哩哈達兵至傑等

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

殺殿卒百七十人

三月戊辰朔日食

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

敵師無端返旆自黃請問

其用乃一聞敵退僥倖息
有遂以為功伴再造罪庸
惟恐不至而于事之虛實
不復致詳似道從此遂入
虛衡則敗壞場場繼
口腹創舉埋宗之昏者
亦其象

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
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還朝。

高麗王瞰死蒙古呼必賚封其子俱為王俱後更名植

白氣如匹練亘天。

蒙古主呼必賚立。是為元世祖。

先是呼必賚北還諸王哈丹舊作哈丹今改穆格塔齊爾俱會

于開平。哈魯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克布克不至。廉

希憲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聞不容髮。

且早定大計。呼必賚然之。遂即位。建元中統。

夏四月。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

蒙古主召賚默許衡至開平。

默于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

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既至。問以治道。默首

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

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

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吳潛罷。

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為欲殺已銜之。至是

帝欲立忠王。潛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齋遠之才。忠王

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

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殊。姦謀

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

與宗儲嗣未建屬意忠王
吳潛或實見其不足當主
國之寄無妨直陳正諫顧
詭詞止其意何居至前
此沂邸入立事由潯遠不
能正始理宗應倚內愧于
心豈得擬不干倫對君而

許其所疑既之懇摯之意
復蹈譏訕之愆遂使黨諫
糾繩似道轉得借正論以
逞其排摯之執厥後循州
延鳳情固可矜然治亦實
有以自取之也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
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甚至諸將
士悉進官曰文德高達劉整夏貴孫虎臣范文虎向士
壁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達在軍中嘗侮已言
于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文德為第一
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
矣

蒙古初定官制

蒙古自太祖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
重之任位在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且齊舊作大必
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

撫等官至是元主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
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
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
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
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
之而漢人南人貳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備
蒙古以廉希憲為陝西四川宣撫使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副之
蒙古阿里克布克稱帝于和林

阿里克布克聞呼必賚已立命阿拉克岱爾發兵于漠
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
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塔噶舊作渾都海今改自先朝

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塔噶復分遣人約成
都密喇卜和卓。青居奇塔特布哈。舊作乞台。不花。今改。阿
里克布克遂自立于和林。

蒙古以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為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

元史百官志中書省中統初人為左丞。立左右丞各一員秩正二品。五月文謙罷。

文統本李璵幕屬。至是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幸。更張
庶務。悉委裁處。文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為務。
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
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
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興發。止仰稅賦。
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任

蠲當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蒙古阿拉克代出爾及六盤守將渾塔噶舉兵應和林。廉希
憲等擊敗斬之。

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京。
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拉克代出爾。太平等威虐聞其來。
破膽。越二日希憲至。宣詔旨。遣人往六盤。諭安撫。詩
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
魯懷與渾塔噶密喇卜和卓。奇塔特布哈要結狀。希憲
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在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
平。魯懷等。仍遣劉哈瑪爾誅密喇卜和卓。于成都。汪惟
正字公理。德誅奇塔特布哈于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良

德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塔噶良臣以未得旨為辭希
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
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騎卒四千命蒙古
將巴崇一作八帥之為其聲援會有詔赦至希憲命殺
太平等于獄尸通衢方出迎詔渾塔噶知京兆有備西
渡河趨甘州阿拉克岱爾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塔
噶合軍而南時諸王哈丹亦率騎兵與巴崇汪良臣兵
合分三道以拒之既陳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
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巴崇直擣其前哈
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渾塔噶阿拉克
岱爾關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

擅以良臣為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
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遣平章
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參知省事元史百官志中書省參
政二員從二品職亞左

承右
蒙古以王鶚字百一曹州東明人為翰林學士承旨元史百官志中
統初以王鶚為

翰林學士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秩六年置承旨王鶚
本傳中統建元首以鶚為翰林學士承旨志傳抵括續綱
目從傳今仍之而注志以備考

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
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
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
京錫焚葬汝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願往葬祭蒙古主

三鶚為金進士國亡時自
首盡忠死節乃竟覲蔡京
元而又假曹君有服之說
祈請祭葬張時泰以為譬
如婦人有人殺其夫而不
能報反以身事譬又求盡
禮于故夫其兩誠非過
也

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為位而哭。至是為翰林
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治。子仁卿。藥城人。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高鳴。字雄飛。真定人。為學士。復奏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熒惑八南斗。

留五十餘日。

六月立忠王禛為皇太子。

帝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為常例。

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為江淮經畧使。

蒙古李璫侵淮安。主管制置司事李庭芝。法見前。擊敗之。

秋。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真州。

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既立。欲來修好。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遂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文統復陰屬李璫。潛師復宋。欲假手害經。經至宿州。遣其副請入國日期。不報。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

豈如唐儉之徒。歛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口。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未詳。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官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蒙古行交鈔法。

王文統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

寶交鈔。立互市于潁州。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

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麪貨等禁。

冬十二月。蒙古號西僧帕克巴。舊作八思。今改。為國師。

帕克巴。吐蕃薩斯嘉。舊作薩斯。今改。人。足克袞。舊作族。今改。氏也。

相傳白其祖多爾濟。舊作朶朶。今改。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

十餘世。帕克巴年十五。謁蒙古主于潛邸。與語太悅。日

見親禮。至是尊為國師。統釋教。

辛酉二年。蒙古中統二年。春正月。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祖

謙。伯爵。並從祀。

帝手詔曰。虎闡齒胃。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

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尙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三月壬戌朔，日食。

夏四月，以皮龍榮

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

參知政事。

龍榮伉直，不肯降志于賈似道，未踰年而罷。

蒙古聽儒士被俘者贖爲民。

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翰林學士高智耀

河南人。

仕夏國。奏言：以儒爲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治，宜

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

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則金也，金

色有淺深，謂之小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

蒙古主悅。

五月，蒙古以史天澤爲中書右丞相。

蒙古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

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

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相天澤，以默爲

翰林侍讀學士。

蒙古以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太子

太保皆辭不拜。

時樞自東平宣撫召還與衡等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主王文統患之默復于蒙古主前力言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亦憾之乃授樞等東宮三師外陽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力以為不可曰此不安于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左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樞大司農默仍侍讀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六月瀘州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

初費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達世雅之輕已令呂文德捃撫其罪逼世雅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與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為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為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秋七月竄吳潛于循州

先是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嚴察舉劾以聞當置于罪以爲同惡相濟之戒時賈似道專政凡所惡者無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姦爲是下詔且安置潛于潮州至是復責授化州團練使徙循州。

八月俞興討劉整敗績詔罷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

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會蒙古成都經畧使劉元振

舉哈瑪爾長子將兵來逆整至瀘興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

陷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之興退走詔以興始功啓戎罷任鐫職以文德爲四川宣撫使。

賈似道殺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

先是賈似道忌功欲污鱗一時閭臣且怨士璧嘗侮已

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

邊費于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

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

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

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

自饋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

將取信于市人二卵而棄千城豈可聞于鄰國遂得免

冬十月蒙古主呼必賚擊阿里克布克于錫默圖漠北地名舊作

昔木土敗走之

今改 蒙古主以阿里克布克違命自將討之與戰于錫默圖之地諸王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齊爾分道奮擊大

破之。追北五十里。蒙古主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部將多降。阿里克布克北遁。蒙古主引還。

王三年。蒙古中春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給緡錢百萬。建第于集芳園。就置家廟。

呂文德復瀘州。

劉整率所部入朝于蒙古。文德遂入瀘州。詔改爲江安軍。

蒙古修孔子廟。

臨安饑。

詔賑卹貧民。時馬光祖以樞密兼知臨安府。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臥于客次。王

京邑洛饑。與芮乃積粟坐視。誠宜爲光祖所責。然祇慮據開示不當。舉引儲

人。心其說。尤爲悖理。蓋

太子既正位。東朝入承大

統。已非與芮所能復。顧况

卽以儲君百論。亦祇當盡

職。子問安。願願不可稍萌

博施。邊邊之心。豈有與宗

方在御。而太子私親。顯可

以典惠。小恩。藉收衆志。光

祖欲爲與芮計。將置理宗

何地乎。光祖肆意妄談。不

特立言。失體實亦昧于大

義矣。

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

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稟虛辭。光祖探

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

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

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璫以京東來歸。詔封璫爲齊郡王。復

其父全官爵。三月。蒙古誅王文統。王文統以通好叛臣伏誅。續綱目書殺。非是。今

改書。

璫自蒙古主卽位。便有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

皆恫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爲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

子彥簡于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

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

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瓊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改漣水為安東州。蒙古王文統使其子楚通好于瓊。事覺被誅。已而瓊引麾下還攻益都。入之。遂復淄州。

夏五月。蒙古史天澤圍李瓊于濟南。六月。遣提刑青陽夢

葵。青陽黃帝子名。其後以各為氏。將兵救之。不至而還。

蒙古主命諸王哈必齊。舊作哈必赤。今改。總諸道兵擊瓊。復命

丞相史天澤往。仍詔天澤專征。諸將等皆受其節度。天澤至濟南。謂哈必齊曰。瓊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朝廷聞瓊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

山東。不敢進而還。

封陳光昺為安南王。

陳日煚以蒙古烏特哩哈達既還。乃反國。傳位于子光昺。遣使來告。詔封光昺為安南王。加日煚為安南大王。然光昺實遣人請降于蒙古。蒙古亦加封冊。

故相吳潛暴卒于循州。

賈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臥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悲之。潛既沒。似道歸罪宗申。貶之以塞外議。乃許潛歸葬。

秋八月。蒙古克濟南。獲李璫。殺之。以董文炳為山東經畧使。

蒙古主命史樞

字子明天澤從子

阿珠各將兵赴濟南。璫師眾

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璫退保城。史天澤

命築環圍。璫自是不復得出。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

發其蓋藏以繼。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

在濟南府歷城縣治西北隅。周十餘里。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為蒙古所

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事聞。贈璫檢校太師。賜廟

額曰顯忠。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董文炳為經畧使。

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璫。故

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時言者謂璫弟

李道父子本起盜賊。其將不屬。意盜所部亦習為反。璫外雖歸附。而心實懷怨。文炳能不設猜懼之形。

以道其反側之志。與璫以恭卒為牙兵。事頗相類。可謂得靖亂之要領矣。

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罷還私第。嚴忠濟一名忠翰。字紫芝。實之子。

九月。蒙古以阿珠為征南都元帥。

蒙古主詔曰。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

啓邊釁。諸大臣皆以南征為請。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

待信使南歸。庶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彼嘗

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尋置兩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至均州。

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

冬。十月。蒙古命阿哈瑪特回鶻人。舊作阿合馬。今改。領中書左右部。專

理財賦。

蒙古始立左右部分。總庶務。命阿哈瑪特領之。仍兼諸

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哈瑪特欲每事得專奏聞不
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
中書不預則天子將親蒞之乎蒙古主然之已而阿哈
瑪特請興鐵冶于鈞徐諸州又請歲增益解鹽課額蒙
古主嘉其能超拜平章政事

十一月竄于大全于新州注見前道死。

大全既安置貴州州將游翁明愬大全陰招游手私立
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為變廣西經略朱禛孫聞于
朝詔改竄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禛孫殺
之禛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唐置明改縣今屬廣西梧州府遷
擠大全于水而死。

癸亥四年蒙古中統四年春正月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丞

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
能守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
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
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
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蒙古主納之。

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罷翰林學士徐經孫字中立寶慶進士

賈似道以國計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糴思有以變法
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
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
孝慶監察御史虞慈張希顏上疏請行祖宗限田之制

限田限田之制雖屬古法
而實不可行蓋民之貧富
不一必欲齊之則有弊以
起富者愈擾則貧者愈以
不安北宋之亂肇于新法
南宋當軌範之時猶以回
買公田為急使貧民之民

日益殘仰非自促危亡而何

徐世英通鑑輯覽

卷之六十三

三

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
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
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
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
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副之。獨徐
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未幾。帝
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
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
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
似道出視軍。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
謔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土與芮

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二月蒙古始建太廟

蒙古建太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卓齊特察罕代

時尊一人睿宗定宗為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

為皇伯夜歲以為常。

夏六月論買公田功進知臨安府劉良貴等官。

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削富之意。繼而敷賑。除二百畝以
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
價以租一石。積十八畝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
有值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
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民失資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為

印比卷之六十三

宋理宗皇帝

三

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
至者劉良貴輒劾之遣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
以多買爲功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詔進良
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秋七月置權場于樊城

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怯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
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權場于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

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爲請于朝開權場于樊城外築

土墻于鹿門山在襄陽縣東南襄陽記山舊名蘇嶺後

人因以鹿漢習郁離祠山上立二石鹿于廟門後

門名山在襄陽縣南輿地紀勝山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

有白馬泉亦名白馬山

襄樊爲南北衝要敵所必
爭呂文德統軍駐鄂實藉
其地險固貪心一啟遂
隨劉整言中真可謂見小
利而忘大害者呂氏兄弟
在當時諸將號爲佼佼錚
錚乃文德既以贖債保邊
文煥亦旋以失援降敵可
謂愛財喪志之念一動于
心者不啻于家四壁耳

襄樊爲南北衝要敵所必
爭呂文德統軍駐鄂實藉
其地險固貪心一啟遂
隨劉整言中真可謂見小
利而忘大害者呂氏兄弟
在當時諸將號爲佼佼錚
錚乃文德既以贖債保邊
文煥亦旋以失援降敵可
謂愛財喪志之念一動于
心者不啻于家四壁耳

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
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蒙古以廉希憲爲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

希憲在秦蜀凡宋將家屬在北者歲給其糧北人仕南

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璫反降人費竄譖

希憲制關中得民心又得商挺爲之輔修城治兵潛蓄

異志蒙古主疑之命中書右丞納罕舊作南台今改代希憲且

覆視所告事無實狀詔希憲挺還皆進秩希憲首言國

初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

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息隸僮使前古所

無且更張之乃議行考課黜陟遷轉法蒙古主從之

十五年蒙古至元元年春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

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

可久請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

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日官佃為官督者

日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

二斗不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

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遂為無窮之害

或內有燒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從而責換于田主其禍

尤慘

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買似道力求去位詔

勉留之

公田不 民黨士庶

既進贖竊陳必非一人私

見節使其言無當亦宜平

心體察究其利弊所在則

切布告以息浮談況立法

之始理崇實歸手詔權緩

施行似于人言亦不無覺

悟乃一聞似道欲去之請

輒置輿論于不恤轉許以

任怨之名真可謂惡白不

分者矣

詔避殿減膳許中外言臺諫士庶上書以為公田不

便民間愁怨所致于是以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

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怨

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昆之意知臨安府劉良

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

公論頓沮

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于遠州

葉李蕭規應詔上書詆買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

劉良貴拮據以罪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蒙古阿里克布克自歸于上都蒙古主釋不治其黨布拉

噶舊作不魯等伏誅

阿里克布克自錫默圖之敗不能復軍至是與諸王玉

隴哈什舊作玉龍三人及謀臣布拉噶托里齊舊作脫

改托郭斯等來歸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

問惟誅布拉噶等

楊棟字元極眉免棟于是年五月

參知政事楊棟以彗星為出无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

欺天罔君坐免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

似道覺之遂反為所中而去彗星凡歷五十餘日始滅

八月蒙古以劉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言凡燕間顧問輒

推薦人物可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為名臣

蒙古入都于燕

劉秉忠請定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仍

號為中都尋更號大都

九月竄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國軍

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口言權姦

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于似道

于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

行經界推排法

賈似道請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

稅而民力竭矣

作銀關

論士而以政事為問口孰是孰非原不妨于縷指至干國家廢與則非草野所宜妄論且明知大勢已去為臣者隱痛尤深何忍于盈庭發策之時斥言宗社防得系如大義者而其情過以乖敬慎之常又何怪權奸之借端指摘乎

賈似道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更造銀關
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
宸庫珍貨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
貴楮益賤

冬十月帝崩太子禛即位是為度宗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

帝有疾詔草野有能治療者白身除節度使有官及願
就文資者並與比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卒無
應者遂崩太子禛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度宗皇帝

乙咸淳元年蒙古至元二年春正月辛未朔日食

三月葬永穆陵

所謂雪恥者能奮興自拔
以神夙志則雖在匹夫義
猶有取若蔡州之役借人
力而真功不武甚矣况
兼唇齒相依之喻自滅
年何為雪恥哉

史曰理宗享國四十年蔡州之役可雪先恥乃食地
棄盟事費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戚良由中年嗜慾既
多忘于政事權移姦臣以致于此然自帝繼統首黜王
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丕變上朝以廟號日理其殆庶
乎

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

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從棄官還越而密令

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大江至荆州府枝江縣
別出為沱下流復合其

分處謂之上沱合處謂之
下沱今縣東有下沱市朝中大詔帝與太后手詔起

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師而興改須建節乃授鎮東

軍節度使似道怒節已出復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

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閏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

初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景定中同簽書樞密院事雖俯仰容默為似道用而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嘗惡其輕發故不久而罷至是召拜參知政事

秋九月蒙古以安圖

穆呼哩四世孫

為中書右丞相冬十月

命許衡議省事衡辭不許

先是蒙古主追錄元勳以安圖穆呼哩後召長宿衛及是拜右丞相年二十一矣安圖以年少辭蒙古主曰朕思之熟矣乃召許衡于懷孟俾議中書省事衡至以疾辭蒙古主不許安圖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

丙寅二年蒙古至春正月以季可為監察御史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又言事歲終以考成績而賈似道當國忌臺諫言事悉以庸懦易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江萬里罷。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披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文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

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世而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三月，蒙古以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為中書平章政事。

子貞初事東平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為之一變。蒙古主南侵，子貞上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若投降者不殺，脇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蒙古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每宜凡立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蒙古主頗悔用子貞之晚，入中書未幾致仕卒。

夏五月，以包恢字宏父，建昌人簽書樞密院事。

恢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姦吏，治蠹獄，政事赫然，理

宗軌嘗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

秋七月，蒙古以張德輝字輝卿，冀寧交城人參議中書省事。

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即在是矣。」蒙古主然之，自是屢有問對。蒙古主問曰：「祖宗法度具在，未盡設施者，其製此器，精選白銀良匠，規而度之，界付後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之，乃不為實用，否則不惟缺壞，且有腐而去之者矣。」蒙古主又問：「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使民如蒙古主皆稱善，以字呼之，而不名。及蹈水火為害尤甚。」蒙古主即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考績為諸路最。

遂入議政。

丁卯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立皇后全氏。會稽人。

后，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事。

理宗以母故，嘗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于王事，每念之，

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

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家嗣以承宗祀，遂

納為太子妃。及是，立為后。

帝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

于從祀。

又升顯孫師于十哲，追封雍新安伯，諡曰監官。三學長

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

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齊

吾民。畧曰：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

非用漢法不宜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

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思天有

寒暑，積時而變，誠能漸之，待以歲月，篤信堅守，不

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政治之功可

成。二曰中書大要在用人立法。畧曰：治人者法也，守法

下順而宰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肖也。夫

立法用人，今雖未能盡如古昔，然已仕者給俸以養廉

未仕者寬格以叙用，則可紓失職之怨。外設監司以察

汙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可息非分之求。至于貴家

世襲，品官任子，以及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

三曰為君難，以踐言。畧曰：人君

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夫以天下之大，兆民之

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

立國規模惟當權其法之善與不善而折衷于聖人之道若云必行漢法而後可則歷代破國亡家者非行漢法之人乎蓋許衡漢人修史者又出于漢人之手遂有此不經之論耳如衡之說正猶陸行者不知有舟水行者不知有事泥古之見物而不化未為通政體也

布。法度不得立。天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此無他。爲上者多樂舒肆。爲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水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則又安肯兢兢業業。熟思而審處之乎。此踐言之難也。又安防欺。畧曰。人之情。僞有易。有險有果。有寡。未易使之不見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美。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過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彊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子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欺而致此。尚可防邪。是故人君以知人爲貴。既不能知。而欲防其欺。雖任賢。畧曰。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人堯舜不能也。或接之以親待之。以禮而賢不見用。或用賢者不肯復使。小人參之。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必不肯尸位素餐。以取譏于天下。其難進也。如此。且又有難合者焉。大抵人君居崇高之地。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已過。務快己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止而扶持之。使如堯舜。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奸邪佞倖醜。

正惡直多方以陷之。夫邪畧曰。奸邪之人。其爲心險。其邪似可賢之難也。夫邪用術。其語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八主之意。旨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于上。威擅于下。毒被生民。而上莫得民心。畧曰。民之戴吾。本之知。至是而求去之。難矣。得民心。于天命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一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而有以。台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不求而順。天道畧曰。三代而日得。又豈有失望不至之累哉。順天道。畧曰。三代治者。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克謹。天成一以養民爲務。故民心得而和氣應。臣竊見近年等亭送見。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迭若六者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邪。若六者爲難之目。四曰農桑學校。畧曰。今國家但知斂財之巧。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驅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十年以後。倉盈庫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從事于學。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否則他皆。

宋度宗皇帝

不可五日慎微答曰天下所以定者道有其宜人君不則也五日慎微可不密也夫審而後發則發無不中否則獨事而遽或喜或怒色見于貌言出于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必悔其失矣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既發也雖至親莫能發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言既奏蒙古主嘉納之衡多病蒙古主命五日一至中書至是始聽歸懷孟考元史許衡傳衡所上疏列為五條續綱目刪作四事且節錄殊不明晰今依本傳及王世貞綱鑑會纂改輯

二月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留日四五至

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

軍國重事二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

湖之葛嶺在西湖北相傳葛洪煉丹于此故名使迎養其中似道于是五

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覽

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堂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

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叢惰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能

殫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于外匿不以聞民怨下

誅責無筭莫敢言者

三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尋罷

賈似道恐元鳳侵權諷陳宜中劾罷之

夏五月丁丑朔日食

秋八月進封嗣榮王與芮為福王

以葉夢鼎字鎮之海人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

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愬求遺澤夢鼎以為合與似道

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即求去似道母責
似道曰葉丞相安于家食未嘗求進汝強以柑印今乃
率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會太學諸生亦上書
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悔悟求解夢鼎請夫益力帝
不許

冬十二月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蒙古阿珠劉整城白河口此白河河南南陽府流入襄陽之河也注詳前方輿紀要宋末

元築城于白河入漢之處故址尚存

劉整言于蒙古主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繕
築爲疆藩若復襄陽汙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
之詔徵諸路兵命阿珠與整經畧襄陽阿珠駐馬虎頭

山在襄陽縣西南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

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城書告文

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夢妄言要功賞亦假城耳襄陽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
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議者竊
笑之

戊辰四年蒙古至元五年夏四月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
官爵

方叔以嘗爲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爐獻
帝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等論其不當誘
人主爲聲色之好欲請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已官贖方
叔罪乃止奪官爵

秋九月蒙古阿珠劉整圍襄陽

劉整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冬十月戊寅朔日食。

十一月行義役法。

蒙古以和爾郭斯。舊作和禮。霍孫。今改。為起居注。

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謀。不致遺失。蒙古主即以此和爾郭斯為之。

山。前漢書。西夷傳。東白。西曰。曰。晉。梁。壘。干。此。以。圖。宋。贈。臣。

